

南征北战的十九团

龙廷驹

十九团的全称叫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她的前身是横县武装起义的队伍。这个团的主力，曾经南下灵山、合浦，东进廉江，西征十万大山；团的武工队，北上永淳、宾阳、贵县、武宣、来宾，同那里的同志一道，开辟以镇龙山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在祖国南疆，以横县为中心，东南到广东的廉江，西南到中越边界的北仑河，东北到武宣、来宾，都留下了十九团指战员征战的足迹，洒过他们的鲜血。至今，防城县江平的烈士纪念碑上，还刻着这个团烈士的英名。

响应横县会议的号召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在横县六秀村主持召开各地主要干部会议，依照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提出“一切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从此，广西大地上到处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

贵县中心县委于省工委横县六秀会议后，在

横县陶圩乡福龙村开会，决定首先在横县广泛深入地开展反“三征”和求生斗争，利用横县民间枪多的特点，在原有二百多人枪的基础上，把武装发展到二千左右，准备中秋节起义。随着斗争的深入，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起来。打入国民党横县县政府任县长的侯甸同志被撤职，继任的廖哲杀气腾腾，一上任便向青桐、陶圩、莲塘各圩镇派出警察各一个班，伺机捉人，八月的横县，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风满楼”。

九月一日，国民党政府果然调动民团数百人配合驻青桐的警察，在横县县政府政务指导员苏民困的指挥下企图包围六秀村，“围剿”求生斗争队伍，逮捕我工作人员。打进青桐乡公所任民团乡队副的共产党员韦凌霄，边通知六秀村的同志，边利用械斗阵线的关系分化瓦解团队（横县西北区的农村，各大姓、大村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并且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两条阵线），约定与六秀村同阵线的团队，到六秀向天放一阵枪就撤走。另一个早就地下党有联系校椅乡乡长韦世多则带着团队跟在另一个阵线的团队后面，监视他们。在六秀村的党员和群众坚决抗击下，这些团队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并且被韦凌霄遣散了。

但第二天福龙、那良、露林、龙村等村的地下武装闻警，仍然开往六秀增援，国民党县政府也在重新征调民团，形势十分紧张。

三日下午，在龙平乡的县委主要领导杨烈和陈清源同志得到六秀方面的信息，立即同其他同志一道，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大家认定，敌人一定不会罢休，一定要卷土重来，一定要缴枪捉人，斗争必然继续下去，而且我们的群众已经主动集结，跃跃欲试，有的已经参加战斗，一显身手；我们不能坐等敌人进攻，被动挨打，而要先发制人，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才是上策。他们当机立断，决定领导群众立即起义，并通知县委其他成员分头指挥攻打国民党政府各乡公所。

活捉苏民团

这次会分析形势准确，决定问题果断，行动迅速。国民党县政府确实在继续增调民团，准备于五日“联合进剿”。我们抢在敌人大规模“进剿”之前发动了进攻。九月四日午夜，陈清源同志指挥的福龙、那良、露林、龙村等村的群众三百多人枪，首先攻打陶圩，击溃警察一个班，俘敌四人，缴枪四支，同时解放龙头、福旺、镇西等

乡。五日凌晨，杨烈同志指挥的龙永各村和苏光等村的群众，也有三百多人枪，解放莲塘和龙平、永安等乡。刘一祯同志指挥的上南各村群众，在莫平凡同志领导的十八团的支援下，亦同时向同宣、飞龙、龙门、独灵等乡进军，举行起义。

在北区民团被遣散后，青桐只剩下苏民困及其带领的警察一班驻守，等待继续征调的民团到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梁德同志和北区党支部接到县委起义的通知后，决定抓住大队民团到来之前的战机，迅速打下青桐，活捉苏民困。并于六日午夜，率领张村、六咪、六秀、草衣等村的起义队伍四路攻打青桐，苏民困带领警察撤出乡公所，躲进商人玉玄之的炮楼，据险待援。起义队伍攻城攻心，双管齐下。一面派人搬柴火，要火烧炮楼；一面找开明士绅邓晖先生做玉玄之的工作，再同玉一起去劝降。邓先生同地下党有交情，欣然领诺。玉玄之怕烧屋，危及他的财产安全，亦同意去劝降。苏民困陷入重围，孤立无援，打不得，跑不得，已成瓮中之鳖。他见到邓、玉如见救星，请他们帮想办法。邓晖说：

“我正来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呀。”苏问：“什么

主意呵？”邓说：“出去投降，就什么事也没有。”玉在旁边也说：“你应该立即出去，要不然，他们就点火啦。”苏想了一阵，连说：“好，好，我投降，请两位先生帮说个情。”他边说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邓说：“不要紧，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邓先生带着苏民困和警察下炮楼走到梁德等同志面前，说：“梁总指挥，我把人枪都带下来了，请你收下。苏指导要我向你求情，不杀他们，意下如何？”梁德同志答复道：

“解放军不但不杀而且优待俘虏，请诸位放心。”苏民困交出二十人，步枪十八支，手枪一支，子弹五百多发。党支部接着开俘虏座谈会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宣布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苏民困怕回去被国民党政府处罚，愿意留下，其余要求回家。于是发给每人路费，把他们送走了。

十九团在烽火连天中诞生

起义动摇了横县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震惊了广西当局。他们立即派兵前来镇压。十日，省保安队第六总队朱毅信大队进驻永淳县石塘圩，即向起义司令部所在地陶圩进犯。初生牛犊不怕虎。

起义队伍得讯，争先恐后地前往截击。朱毅信相当狡猾，打了一阵，便撤回石塘固守。由于石塘周围都是开阔地带，难于接近，起义队伍几次冲不进去，无法解决战斗，傍晚主动撤回陶圩。说实在的，我们这个队伍，多是一些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和刚放下书本的书生（教师和学生），要歼灭一个训练有素的保安大队，谈何容易。不过，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敢冲敢打的革命精神，却是令人敬佩的。

十一日，起义的各路“诸侯”云集陶圩，整编队伍，宣布成立横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代司令员陈清源、政治委员杨烈、政治部主任刘一祯。司令部下辖四个大队十二个中队，人枪八百多，其中轻重机枪三十多挺。横县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那种任人宰割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正当起义队伍整编之际，龟缩石塘的保安队和在校椅集结的民团，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陶圩夹击，逼迫起义队伍决战。司令部决定主力撤出陶圩，向壮族人民聚居的龙平、永安两乡（简称龙永地区）转移。大茶一战，敌人绕过正面迂迴袭击司令部，大部分战士被冲散回家去了，剩下几

十个人在深山密林中隐蔽了下来。此时，保安队还在继续增兵，民团四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各区成立清乡委员会，强迫群众自首。他们企图把起义彻底镇压下去。

正在这时，中共香港分局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授予横县郁江以北地区（简称横北）起义部队以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的番号，任命杨烈同志为团长，陈清源同志为政治委员，刘一桢同志为副团长，（后增朱伟为团长，钟古为副政委），韦立仁同志为政治处主任。团部决定：尽快收集失散的队伍，对指战员加强形势和前途教育；派黎德铨、黄辉等同志到镇龙山边宾阳地区同永淳、贵县、武宣、上林等县同志取得联系，策应横县的斗争。同时，枪打出头鸟，坚决打击地方上最反动的头子，打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九月底打龙平乡官庄村勾结敌人从事特务活动的村长吴世谦，没收他的财产，到处张贴布告，公布他的罪状。这是起义以来第一次处决敌人。这一手，果然震动整个西区，波及全县。群众奔走相告：“我们的队伍又出动了。”枪声就是号召，枪声就是命令。打吴世谦后，很快就有二百多人持枪归队。县委便在龙平乡那平村

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上级党委关于横北起义武装队伍建立第十九团的指示。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于是在烽火连天中诞生。

廖哲“剿匪不力”被撤职

十九团建立后，东出圣山打龙田村村长。不巧这个村长闻风先逃，我与民团相遇，打了一天。十九团于午夜北上陶圩准备活捉强迫群众自首的上西区清乡委员会主任莫秀甫。团首长派出小分队到莫秀甫的村——下莫村，没收莫的财产，故意大吹大擂，大吵大闹，引诱驻陶圩的莫秀甫带自卫队前往救援。大队人马则潜伏在陶圩乡公所对面的宁村，待自卫队离开，立即攻占乡公所，歼灭自卫队于运动之中。莫秀甫果然上当。可惜，我军开枪过早，暴露目标，敌人缩了回去。莫秀甫得以幸免。但他却被吓破了胆，赶快辞去清乡委员会主任职务。为此也威慑了其他反动分子。

攻击陶圩后，队伍继续北上，并于高岭村同前来增援陶圩的北区民团遭遇，打了一整天，伤亡了几位同志，然后乘夜转回龙永地区。尾追之敌（陆英反动团队），一路践踏群众村庄，奸淫掳

掠，到了良造村遇到该村群众猛烈抵抗。十九团一部赶来从外部夹击。敌人在这紧急关头，顺风放火，利用火烟掩护，狼狈奔逃，窜回北区。此后，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北区的民团再不敢到游击区来作恶了。

打败北区民团之后，十九团于重阳节出兵六咪村，进军北区。在黄直顶遇到保安队第二总队阻拦，打了一天，我军打得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黄昏时分，敌人搬来火炮，不断向我阵地轰击，并利用夜幕的掩护，再次发起冲锋。“新兵怕大炮”。我们明知这种炮击造成的伤亡不会大，但第一次被轰，自觉不自觉地被隆隆炮声震慑。顶不住敌人的冲击，我立即撤走。但遭保安队一个总队挡路，十九团突不过去，便绕道尖顾山，出其不意地袭击校椅乡公所，南下石井，佯攻县城，第二次占领莲塘圩。

十九团经常保持着三百多人的队伍，在西区和上北区一带乡村同保安队以及民团周旋。这样，在游击区，国民党的乡村政权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始终无法征兵、征粮、征税，邕江航道也经常被切断。县长廖哲因“剿匪不力”被撤职，由曾任国民党军队团长的莫蛟接充。

主力南下东进西征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即起义四个月以后，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突然集中兵力“围剿”十九团。他们封锁郁江渡口，四面包围游击区。在情况突变之际，连以上干部齐集三岔村，研究形势，寻求对策。大家认为，大队伍坚持下去有被敌人严重打击的危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在突围的方向上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同志主张北上镇龙山，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南渡郁江，向粤桂边区主力靠拢。最后会议决定留陈清源和梁德两同志率领二十五名突击队坚持地区，主力立即突出外围，到灵山、合浦去同兄弟部队一起活动。当天，即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突击队东出攻打石井圩，转移敌人的视线。主力三百多人则隐蔽在上灶村，在杨烈、刘一桢等同志指挥下，在莫平凡同志率领的十八团以及横南兄弟部队的积极策应下，于寒风萧瑟，落叶纷飞的午夜，飞渡滩险水急的郁江，挥鞭南去。第二天凌晨，当敌人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跳出了重围。

十九团同十八团汇合后，本拟在横县、灵山边境休整，开展游击战争。但队伍立足未稳，保

六总队就追上来了。牛儿塘一战，甩掉敌人，继续南下。队伍到合浦白石水见到了陈华同志。他要刘一桢等同志率队东进廉江，杨烈同志返回横县，继续领导桂中南地区的斗争。

春节前的岁寒时节，队伍来到了边区所在地的廉江清坪圩，大家以为可以坐下来休整了，谁知又碰上广东敌人重点“围剿”廉江、遂溪，边区党委根据香港分局东西挺进，转向外线作战的指示，组织两支队伍，一支东进粤中，一支西征十万大山。十九团受命同新一团组成西征支队，挺进十万大山，配合当地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十九团于是又踏上新的征途，向十万大山进军。

南下东进西征，经过灵山、合浦、廉江、博白、邕宁、钦州、防城七个县，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弹缺粮少，天寒衣单，如果没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团结一致，奋力战斗的作风，要冲破重重困难，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十九团同十八团转移到灵山县白花圩附近的牛儿塘隐蔽、休整。次日上午九时被尾追的保六总队突然袭击。敌人以

一个团的兵力，迅猛地向我进攻。他们先攻十八团阵地，被十九团侧击，不得手，便改向十九团阵地再攻。敌人枪炮齐发，来势汹汹。三班班长、机枪手黄德合同志，侧击冲到半山的敌人，边打边欢呼：“打中一个了”，“又打中一个”，几十个冲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了。但这时，他也负伤了，机枪哑了。敌人又乘机回头往山上冲。当七、八个敌人冲到离山顶很近的坟山下时，被副连长刘东同志两枪射倒两个，其余敌人被打得丧魂落魄，拖着两具尸体，滚下山去了。在十八团协同下，终于打败了敌人。我方牺牲黄德合同志一人，敌人则死伤二十多人。

西征支队到达十万大山后，十九团改为独立营，直属支队司令部领导。营以下辖教导连和三连、四连。教导连与当地兄弟部队并肩战斗，穿插于那良、滩散、东兴等敌人据点之间，连续作战于北仑河畔，打击驻中越边界的广东省保安队。三月中旬，我军白日行军，直下海边，佯攻东兴镇，吸引保九团南调，然后秘密北上，于扳蒙圩附近打南调之敌，毙伤敌人一批，并乘胜追

击，把保安队赶出洞中地区。

敌人打不垮 困难压不倒

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一天晚上，西征支队通过灵山县百劳圩附近的时候，十九团担任后卫，由于天黑下雨，与大队失去了联系，天亮时分，被当地反动团队拦尾截击。我们人生地不熟，敌情不明，战火突起，孤军作战，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只好边打边走，向山地靠拢，直到下午三时才找到一个小村庄，吃上了饭，但刚吃过饭，集结得更多的敌人又包围上来，直打到天黑，才把敌人打跑。此役十九团牺牲三十多人，被俘五人，刘一桢同志也负了伤，蒙受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这一仗，如果没有共产党员那种大难临头，临危不惧，带领全体指战员，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先锋模范作用，那么十九团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被俘的五位同志，被敌人绑赴刑场时，从容就义，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使我们这些活着的战友感到非常难过。他们的英雄形象，至今仍活在当地人民心中。

同年三月，四连和七连，在防城沿海一带一度攻入江平圩后驻兵江尾村，一天晚上突然被防城自卫队和团队包围。在突围中，牺牲了连长黄立香、指导员刘连元等二十二位同志。女同志梁慧姬和黎志君宁死不作俘虏，投河光荣牺牲。小战士陆正针同志负伤诈死，等敌人打扫战场后终于归队。这是小长征中又一次重大的牺牲。指战员眼看战友成批地倒下去，感到无限悲痛，但没有动摇斗志，大家掩埋好烈士的遗体，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又举起红旗，继续战斗。

支队任务之一，是分散敌人兵力，把敌人引走，减轻南路老区的压力。南路“剿匪”总司令张瑞贵果然派遣部队跟踪西征支队，并同广西敌人勾结，“会剿”十万大山的游击区。在敌人对防城进行残酷扫荡的时候，独立营奉命转过十万大山北边，又碰上广西保安队的进攻。敌人集结兵力把游击队围困在十万大山上。他们实行搬村并村政策，把山区变为无人区，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山沟里。我们则袭击地方反动派解决吃饭问题。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只好在山林里、水沟边露宿。十万大山夏天多雨，我们没有雨帽，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山蚊、

山蚂蝗滋生，经常咬人，传染疾病。没有粮食，开始吃山芋过日子。山芋吃光了，吃野菜、竹笋、红薯叶充饥。没有盐巴，更没有油，饿得很多同志们手脚浮肿，面黄饥瘦，软弱无力，病号日增。冬天到来，同志们穿单衣赤脚与寒风搏斗，晚上靠烤火过夜。于经受了最困难的考验。

一九四九年初，坚持横县地区的武工队“挖塘养鱼”，开辟了以镇龙山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游击队有了回旋余地。十九团遵照上级的指示，打回横县老家，胜利结束为时一年，经过七个县，行程二千五百华里的小长征。

突击队首创记录

主力远征以后，莫蛟四出活动，搞枪搞人，收罗兵痞流氓，组成名曰扫荡队的自卫队三个中队和一个骑兵团，人枪三百多，加上西区的民团，于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夕对突击队进行拉网式的扫荡。莫蛟从下西区的龙永地区撒网，经上西到北区的六咪，找不到游击队又拉到圣山一带，来回反复地拉。突击队灵活机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敌人在龙永扫荡，突击队北上六咪，敌人扫

到六咪，突击队掉头回龙永，来回同敌人兜圈子。敌人始终未能损伤突击队一根毫毛。

敌人扫荡结束，春节刚过，突击队夜袭莲塘乡公所，得美国救济品棉衣六十四件。在周村附近埋伏歼一股十多人的民团，首创缴获敌人轻机的记录。这股民团是从牛陂村到周村去饮喜酒，突击队得讯，连夜于李村勒菜垌设埋伏。敌人进入伏击圈，预先指定先开火的机枪打不响，急得机枪手满头大汗，检查来检查去，原来是关了保险。等到打开保险，敌人已经走到眼前来了。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三挺机枪同时向逼近的敌人开火，他们来不及还手就被打倒了。其中一个家伙，枪一响便往烂埕田里跳，愈挣扎愈陷愈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着作俘虏。突击队检查战利品只得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怀疑这个敌人有手枪，把他拉上来，叫他脱掉衣服检查。这个敌兵脱光了衣服，怕突击队杀他，拨腿狂跑，怎么喝令也不肯停。队长下令干掉他。但他已经跑远，没能打中，给他光着屁股跑回牛陂村去了，群众说：“个只契弟命真大”。

突击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戳穿敌人散布的“共匪已经消灭”的谎言，鼓舞群众，坚定了

人们坚持地区的信心，队伍随之发展到五十多人，机枪增至四挺，步枪四十多支。

武工队“挖塘养鱼”

一九四八年春节后，杨烈同志带着香港分局由大搞转入小搞，以武工队的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反动分子，消灭小股敌人，巩固老区，开辟新区的指示精神，回到横县。县委把小搞的指示概括为“挖塘养鱼”的口号。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挖塘”，也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巩固老区，开辟新区，在挖大塘的基础上养大鱼，壮大游击队。

为了贯彻“挖塘养鱼”的方针，“突击队”改编为二个武工队，每队二十多人。第一武工队以横北地区为主要活动地区，向横永边境扩展，开辟新区。第二武工队随杨烈同志北上镇龙山。同永淳、宾阳、贵县、武宣的同志一道，恢复武宣、贵县老区，开辟永淳、宾阳、来宾新区。杨烈同志在镇龙山召开上林、武宣、宾阳、贵县等县地下党负责同志会议，传达香港分局的指示，总结各县工作和介绍横县坚持地区的经验，要求各县深刻领会“挖